



怀念恩师

卢淑荣

明天又是教师节了,我别有一番思绪在心头——恩师孙立言,在他87岁生日到来之前,静静地走了。

上世纪60年代,到盐山县韩集中学读书的学生,分布在方圆近10公里范围内。那几年,雨水特别大,为了确保安全,他总是亲自把路途最远的学生送回家。遇到较深的沟壑,他都是逐一把同学们背过去。为了说服家长们别让自己的孩子退学,孙老师经常步行来回数十公里做家长们的工作。他还采取“一人一议”的办法,帮助解决具体困难,竭尽全力,不让一个学生掉队。当年,我们班没有一人退学。

我因为父亲去世早,家里实在揭不开锅,一度放下了很多的课程,所以不愿意上学了。这时候,孙立言老师来家访了,他下定决心,非要把我拉回学校不可,说若有困难,他和学校共同想办法。复学后,经过努力,我终于考上了高中!我是村里第一个高

中生!接到盐山县第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,我和全家人都大哭了一场。当时我的体重只有几十斤,身高不到1.5米,连每天吃的饭都是邻居和亲朋好友一点点凑的,哪里有钱上学!

这时,孙老师不顾自己父亲病逝,一家老小六口没有饭吃的窘困,硬是从每月29.5元的工资、23斤粮票中,给了我10元钱和20斤粮票!这钱和粮票现在看微不足道,但那可是两个窝头能救人一命的年代啊!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也被感动了:“人家老师一个人拿出这么多钱帮咱村的孩子上学,今儿我带个头,每家尽量帮一点,咱村也培养一个高中生!”于是,村里人这家出一两毛钱,那家出半瓢红薯面或高粱面……我终于鼓起了上学的勇气!

当年,孙老师帮助过的学生还有很多。和我同班的尚书楼,家里兄弟姐妹多,几次想退学,每次都是孙老师出钱、出粮票,帮助他过了一道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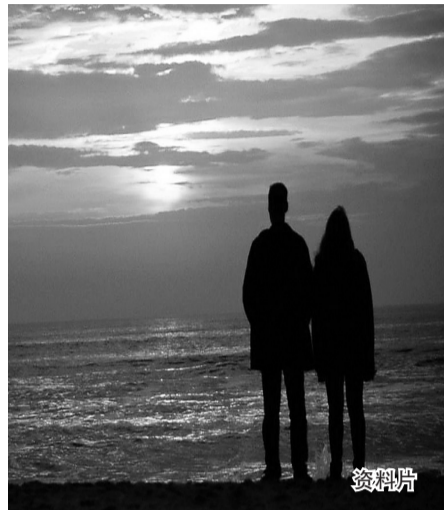
坎。班上的团支部书记韩秀明也曾多次说,自己能完成学业,多亏孙立言老师的接济。

同学们说,孙立言老师对待学生,就像夏天里那遮阳的柳,就是冬天里那暖暖的风。听他后来的学生说,孙老师从圣佛中学调到盐山中学教书后,冬天的一个深夜,校长出来散步时,突然见到了孙立言老师的身影。校长问他大冷天这么晚干什么去,孙老师说,去教室看看,别让炉子灭了,第二天冻着学生们。从那天起,校长连续一周天天从远处观察,发现孙老师每天夜深后总是准时去教室照看炉子。两年后,校长调到沧州市第一中学工作,几次也想调孙老师去那里工作,但都被孙老师婉拒了。他说:“这里的学生离不开我啊!”

如今,孙老师走了,可他就像我心中的一盏明灯,永远亮着,照耀着我人生的路程,使我不敢懈怠。

花生油

王永芹



资料片

朋友跟我抱怨说,即使她给父母的钱足够他们日常开销了,父亲也非得种那几亩地的花生。现在,花生快成熟了,周末,她得回去帮父母收花生。听完她的抱怨,我想起我也有一位爱种花生的父亲。

在我的记忆里,父母每年都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顾着花生,春种、夏锄、秋收、冬储。小时候,我们都跟在父母后面帮忙,花生地里有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。父母用种花生赚的钱养活我们一家人,也供我们兄妹三人上学。

不知不觉,我们兄妹三个长大成人,也都在城里安了家。父亲已年逾花甲,身体硬朗,但我们为了安全起见,都劝父亲不要再种花生了。父亲却坚持要种,说自家种的花生榨出的油特别香。

我们拗不过父亲,只能让他继续种着那几亩地的花生。我每次回家,父亲都小心翼翼地问我:“等你走的时候,带上桶自家花生榨的油吧?”我觉得麻烦,就推辞:“我家附近就有超市,买东西非常方便,就不带了。”父亲虽然没说什么,但是我看到了他脸上的失落。

有一年,我在老家过暑假,正好是怀孕初期,闻到油烟味就想吐,什么也吃不下。父亲什么也没说,默默地给我炒了两个素菜,我竟然一口气吃了一大碗饭。我赞叹还是父亲做的菜好吃,父亲开心地说,用自己家花生榨的油炒菜,油烟味儿就没那么重。于是,我主动要求回去时带上一桶花生油。父亲听到后,脸上掠过一丝惊讶,然后露出满足的微笑。

那天,我突然意识到,那桶花生油是父母的心意,是他们向儿女表达爱的一种方式。之前,我总是嫌麻烦,拒绝父母,殊不知是将父母的爱拒之门外了。

父母这代人,都羞于用言语表达对儿女的爱,他们都在默默地用行动表达着爱意。父亲坚持种花生,不过是想让我们吃上最健康的油,想给予我们独一无二的爱。这份爱就如同自家花生榨的花生油一样,虽平平无奇,却纯净而浓香。

运河·父亲

刘耐岗

我家祖辈住在运河边。今年75岁的父亲,没跑过漕运,但喊起运河号子是张口即来:“高高山上一棵蒿,什么人打水什么人浇。浇来浇去成棵树,树棵底下搭浮桥。浮桥底下一溜沟,曲里拐弯到通州……”

都说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那时候,生活不富裕,家家饭桌上都见不到什么“腥口儿”,运河人家倒是少了这些烦恼。鲢子、河虾、泥鳅、草鱼,随便捉点都能炖一锅。那时候,因为大伙儿都不会吃河蚌,所以到最后它们的个儿都不小,父亲说,有的足足有一个脸盆那么大。后来,有个南方来的邻居教大家收拾河蚌,煮熟、淋上酱油、撒上蒜末吃,大伙儿这才把河蚌纳入了食谱。后来,父亲又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炒河蚌,把河蚌肉切成丝,搁上自家园子里新割的韭菜一起炒,那股鲜香,到现在我还在想念。

我们家的几亩地是上等的河圈地,浇水占了大便宜。麦子收完,别人还在等雨种玉米,我们地里的苗已经露头了。因为地块小又不规整,所以有了联合收割机之后,一到收获季,“联合”就不愿意到这里来。种河圈地的人们不得不去围追堵截,把“联合”硬拽到河圈里来,直到把麦子或玉米收完再放走。

土地流转后,父亲从田里解放出来,去了一家工厂帮忙。工休的时候,他爱到运河边钓鱼。我们一直没有搬家,出门就是运河,与河亲近,想钓鱼,没有比这里更方便的了。雨后,鱼儿激起无数运河的水花,一朵一朵,荡进父亲脸上的皱纹里。



图中这位正在跳舞的老人叫郭丽华,今年73岁,退休前是沧县科研所的职工。看,老人跳起扇子舞,轻盈优美,给大家带来了美的享受。

谢立英 摄

听秋

魏益君

“夏尽不闻蝉,虫声夜谱弦。秋心随露寄,思叶落尘缘。”秋天的夜晚,最美妙的莫过于那片此起彼伏的秋虫的鸣唱了。

儿时的夜晚,我在村头玩够了,才回家。奶奶和母亲依然在院子里喝茶、聊天。见我回来,奶奶招呼我过去,递给我一碗清茶。我真的渴了,接过来一口气喝完,而后抹下嘴问奶奶:“这么晚了,您咋还不睡?”

奶奶说:“这么好的夜晚,听听秋,多舒坦啊!”

奶奶说的“听秋”,就是听秋虫的鸣叫。那时候,我们家的院子很大,院子里种了南瓜,还有一架丝瓜。秋天到了,南瓜满藤,丝瓜满架,到了夜晚,院子更是蝈蝈栖息的好地方。它

们隐藏在南瓜叶里,趴在丝瓜藤上,快乐地吟唱。

奶奶和母亲一边喝茶、聊天,一边听着蝈蝈的歌声,无比惬意,也无比陶醉。

我想,既然奶奶那么喜欢蝈蝈,我何不逮几只送给奶奶呢?她准高兴。

第二天,我用苇秆编了一个小笼子,到了晚上,就和弟弟带着手电去逮蝈蝈了。当我循着声音蹑手蹑脚地靠近,手电的强光一照,蝈蝈就立时飞走了。后来,我用衣服裹住手电,让光线变弱,再靠近时,蝈蝈不再飞走。我张开双手,慢慢靠近它,迅速捧住,小心地把它放到笼子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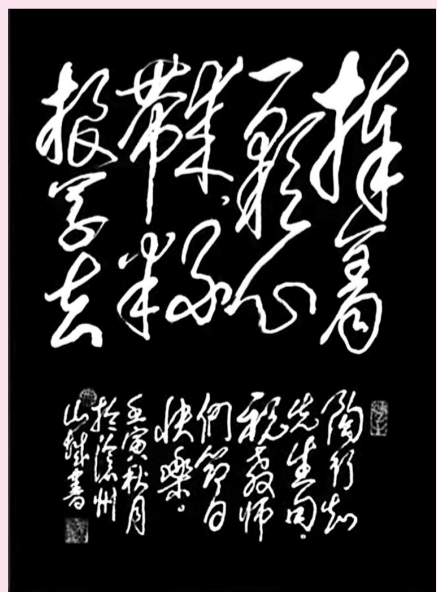
向来只是聆听蝈蝈的美妙声音,

今天近距离地欣赏,原来蝈蝈是如此玲珑、乖巧。

本以为奶奶看到蝈蝈会很高兴,谁知奶奶却一脸愠怒,催促我赶紧放了。奶奶说,她喜欢蝈蝈,就是喜欢听它无忧无虑的歌声。

我立即理解了奶奶。奶奶喜欢秋虫的吟唱,喜欢的是自然的美妙和秋收的喜悦。我将小笼子打开,蝈蝈慢慢地爬出,蹦跶几下,就飞走了。不远处,蝈蝈欢快地唱起来。奶奶笑了,笑得很舒心。

夜色如醉,秋虫鸣叫,那是乡间最美的交响曲。声声虫鸣,催熟了饱满的季节;一阕乡谣,唱出了亲情浓浓。



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王山城/书